



吳臯先生文集卷之四

記

移清獻公祠記

清獻公祠者祠宋太子少師趙清獻公者也移之何循
祀典而行僉志者也先是臺史時祗役問徃哲功德蜀
人者於郡之主政方湖王君詢主政君曰功德莫尚清
獻公矣祠在貢院右城隅地僻十年罕聞一視圯角腐
瓦崩墻頽梁走鼠而來羊牛荒岑良可慨焉臺史時曰

唉其廢祠哉迺垢紛餘檢宋列傳讀之至公號鐵面御史與辨死振獄觸權救賢療疾活饑推貧嫁孤按故相之帑嚴卒長之諭執隨鶴之庶流墮蝗之神烟告天之誠溥授舟之仁穹秩累加艷名完歸竟饗有哲裔絲堂雅歌山水之適吳人稱榮諸形模粹然耀然為世標表者業已傾企矣及於治蜀地迫民弱吏肆不法繩之而苗孳髮擲下慰上服者乃神竦魄動勿勿然有太史公嚮徃之嗟因念公祠可移而風也商之撫臺戴公賢越

掌藩事大承黃侯光昇掌臬事副憲王侯繼芳副憲韓侯一祐僉憲陳侯塗安侯如山孫侯璧咸曰都因分臺之西南隙地數弓得其礎金若木若石各若干檄成都府判楊繡督治焉為堂三穩為垣為門為坊當通街俾人人瞻而歆艷云祠成則壬子冬十二月也夫貨賄行而騰霄榜筮濫而干和有司者敞也久矣是故取往可以修來舉哲可以範愚龍龜繫介鱗之宗星緯切昏旦之仰玩繁簪而得宛珠必愕迷雜珥而覲傳璣自竦莊顏

作於蓬髮禮服欽於卉裳謂公祠之不足以風世也邪
肆率諸僚吏署成都府同知邵大爵通判王養民推官
吳國寶而不如祭典血食之藩侯臬侯謂不可以無記
也故述之此爾侑以辭曰彼阻蠶叢山川遠而貪黷易
匿禽獵橫施凋氓喁喁遐裔曰咨視焉媮合澄者為誰
猗嗟清獻百世之師恭從王事勇與惇發詢瘼于微滌
垢其熙飲冰抗操委王宣儀簡易引耀中和協宜子罕
績伯夷同遠苦心一節清風四馳俯焉民驩上則主

知元儲作訓英台播思九圍慕聲四蜀蒙眊遺愛如覩
世孝鱗比國之元氣人之邀規省府爾希里落其綏陰
扶瓊化衣贊瑤禧錦江走龍玉壘盤螭清獻之風流益
何期遷祠煌煌然蘭熹熹叶誠勒文神之聽之

仰功祠記

成安仰功祠祠寇公忠愍桂公文襄者也寇相宋桂相
明而合祠成安焉以嘗知成安而功於民可仰之者也
祠之者臨安萬侯從民之請以協祀典者也先是萬侯

宰蜀之富順無何以制去既起銓大夫謂成安畿輔要
邑其士少而鬱其民直而野兼之災沴婁發掩蒼不靖
凡邑長借防禦為侵牟者徃徃民稱殃遂簡萬侯來迺
塗邁疾堅然而返視榮名如泡沫焉民遮道邀之弗獲
廣平唐守適以富順人至蓋宿知萬侯者也謂成民曰
若邑非若今不可因皇皇焉趣民追之於荆門鉅成不
下千百里許而萬侯已勿藥也義莫可辭始之成焉已
乃約士若民咨曰治不便民匪治良也今不鑒徃匪令

常也有成以來治者惠若令若勤若熟為若成之可慕
而不可忘者邪僉曰唯唯為吾成者在古稱寇公在今
稱桂公寇之期會賦役罕出符移揭名懸門風馳電激
吾成仰其嚴焉桂之召父杜母罔限法律減節糜濫流
冗旋後吾成仰其寬焉遺愛浩益匪言單述載之邑志
傳之田父者此爾久而若近也逝而若存也公詢徃者
其唯二公願爾萬侯曰嘻若是是吾師也名有晦顯而
牧業同才有細鉅而治狀同余不敢擬二公而不敢不

以二公撫若者撫若也諸惟師之六月而民依依焉一
年而民胚胚焉二公之功彌以在人而不可弛也矣肆
丙午之春僉謀祠之邑治西太僕行署右得隙地若干弓
用餘帑若干金門門一楹為堂三楹扁曰仰功為案一
為主二書各成謚輔以軒翼以廊備以祭器司以門士
工踰月告成時血食而饗之凡以章報遂民欲也喻子
役還道成便而萬侯以同年及邑博及諸弟子員屬
記焉喻子曰遊哉二公之善成安也峻於感者其報崇

豐於德者其饗隆洽於邇者其遠孚篤於微者其彰宏
二公之歷各州邑愛蹟烟烟及夫異世遇合而答効也
固未暇論其孰右矣然就夫大者之震灼廟社也寇公
退逆虜於日轂播績宋朝桂公贊純孝於彛典宣猷
今上則同於成安根系之者居多其衣被焉而祠之志
思也可以視來者矣雖然天不能春菊冬蓮是以政貴
便時地不能洛橘汝貉是以政貴便俗寇公用嚴而寬
非不足者桂公用寬而嚴非不足者要各以其便民者

用之也故曰羅衆則莽蕩難依就機則指的易用此二
公之所以善成安也萬侯師之而善用之此萬侯之所
以善二公也知以寇以桂者之善成安也則其名績之
耀於來者也安知其不為寇為桂而為今日已哉用是
以為萬侯望為來者望云系之銘曰天臺從從滄水滾
滾尹茲惠茲伊誰為功明有見山宋有萊公百世坯模
一邑歌頌邃宇飛翬修梁宛虹金奏維呖玉簋維豐仰
之若答瞻之若憑衆慕融融遺烈瞳瞳臺史作銘以告

匪窮

定遠縣新遷碑記

上之三十有一年為壬子蜀定遠新遷縣成臺史時按
歷自川西于邛于肩于叙于盧已乃同分藩少參大梁
孟君分臬念憲番禹勞君覽渝州之麗詢銅梁之幽探
合陽之浸躡漢初之墟分藩分臬君謂遷縣近在廟壩
尋告竣矣宜一往時則淫雨初駐片雲不生花開山朗
風靜江平迺了簿牒命篙柁順流而東也將五七里許

就遷縣觀焉城垣訐訐門堂截如帑藏嚴嚴廟學藻如
經廛締市咸循

彛制而嘉陵左環塩溪右匪天印仙峯面如拱石龜王
馬背若護盖瓊瑰之巢白而哲賢之窟宅創然一蜀省
要區也厥維佳哉夫孔子書城邢以予救患書城卽以
惡勞民毫土之遷衆戚朋興然以口舌代斧鉞得殷人
反復之諭而後定盖脫危向安群望則諧事久論定浮
言乃消故曰惟汝故不從爾志者殷之所以復興也孔

子是以取諸書載考定遠舊治元季屯兵之壘也初名
武勝軍旋因為縣逼飛龍山而立峭崖跨江湫隘一線
民率架木懸屋以居風雨之來多崩石覆壓人或重以
飛濤極漲陷高岸而溺者往往死無算歲用財力繕脩
害自若爾匪遷則所謂臨鼎哀魚衆矣以奠居邢故議
已三十餘祀而騰惑端於舊家阻鉅業於謬習因之堅
謀鮮人將作復寢莫可主而成矣頃年縣令胡麟請弗
可州守徐瀾請弗可迺前監察豐城鄒君視焉知民患

不容委也稽中定務卜諸廟壩可縣焉遂咨之藩君臬君若今分藩君前分臬渭南薛君力翊贊之橫民紆梗明厥罪郵監察君遂會同前撫院明州張公執䟽以聞皇帝曰俞而事始得舉矣無何撫巡各以晉秩報政去繼巡者陝右劉君滇南繆君各以聞憂去時來得從今撫院明州戴公後縣令楚胡漁以匠事請而戴公飭網厚庇輒偕時集分藩分臬君檄下州守董性與縣令漁治焉龍火之旦肇厥始事鳩材庀工準故裨新每公占

悉易以舊趾而民屋舍如之仍附厥原稅城若署高廣深長各若干弓有差視故邑不啻十倍云凡九閱月民不告勞財不告匱而縣成從之居者櫛如也夫三言而不移者任事之良也一勞而求佚者勤民之光也協乃心力功在民士衆正有之于時何與焉雖然民欲有訛雜是以難在持始牧事無歇微是以難在存終惟軫其疲眊覃獲寧宇漸厥僻儒絲茲振迹此政機之一新也俾來者思之將莫不曰某年纔吾遷某令纔吾安百千

世之遺愛與江山而並長獨歸之令君爾主者並弗論也今其勗哉不則夷羊眈眈借以益貪蝮犬蒙蒙緣之遂克而上下之意孤其敗豈能已邪維畏維明尚其無罹此焉分藩分臬君曰噫哉可以風矣于是乎擗管行署而為之記

運城社稷風雨壇記

皇帝履極念有四載御帷神廣運之溼使臺叢靡及之愆晉寧維夏遙望如赤荒膏告凶於比落札瘥稱急於支縣驚踊一空捐瘠四徙監臨氏憂焉廼毀服責已率諸僚吏索神而舉之禱於隍三日雨禱於泉七日雨雨通焉泓泓者稍寧先是諭民禱食謂雨病鹽弗敢禱以罹辜監臨氏曰噉鹽歲賦也旱民患也歲賦未盈尚可待也民患乃迫莫能支也矧

天子嘗以歲鹽補民逋而按臣之馳疏卹災也業已下令司徒矣寧有賦額之故而忘若民命者邪脫或弗利按臣當之不遂為若累也衆咸唯唯云既而雨三農就

安既而鹽七倍往祀人以為兩全也監臨氏因以思禦
大灾捍大患則祀之之典復慨夫路俗雜揉唐風眇綿
土衣木繡淫賽鮮禮牛鬼蛇神黷祀靡經重以目語射
時競廢農於適畝額瞬談智忍墮本於下機大都鹽池
近寶害之也而於我

明制若社若稷若雲若風若雨若雷之違反缺焉所謂
捨父而走者也其如民之化軌何與其如運之成設何
與爰屬諸署司事者以公帑之無碍若干金如制創焉

如時行焉凡以重民事也於城之北門偏右得隙地一
區為社稷壇於城之南門偏右得隙地一區為風雲雷
雨壇各方若干丈各崇若干尺為壇而不宇為主而不
象者所以承霜露之氣而大焉者也勝以門逕便以齋
廬繚以重垣甃以堅壁樹以宜木者所以循規制之舊
而備焉者也凡不閱月而告成考之朱仲晦鄂州記社
為五土之祗而后土勾龍氏其配也稷為五穀之祗而
后稷周棄氏其配也風師箕雨師畢也是皆著於周禮

領於春官唯社稷自天子之都至於國里通祭而風雨
則自唐以來諸郡始得祀焉至於雷神則唐制所與兩
師同壇共牲而祀者也是宋襲之唐

明加之宋凡於先聖先師之外而以是專與萬物庇民
生而懸禮象者也監臨氏將代迺次翼城然憶其事之
不可不志於麗牲之石而告來者以識今日之所以為
是而勿壞也故用記之繫以侑神之歌曰穹清清兮玄
渾壤寧寧兮黃純布天工兮弘化暢元氣兮淵仁凜震

曜兮於赫溥孳萌兮爾均物抵地兮咸出生資坤兮同
神銷氛禋兮不孳若雨暘兮維辰豐來牟兮率育登黍
黍兮孔延充饗賦兮焉妨遂民命兮匪壘條崇崇兮薦
社汾泓泓兮鳩醇蒙神庇兮何極崇肅事兮于虔考鯨
鍾兮浩浩擊鼙鼓兮齶齶湛桂醕兮是饗旅蕙殺兮以
裡曖龍駕兮如在儼鶴翥兮來翔眷農功兮繼繼昌邦
祚兮綿綿

滄浪亭記

滄浪亭者中丞許公西峪草堂之奧區也公之扁西峪
也有躋古以志野矣有覽勝以志樂矣有淨香以志物
矣有學禪以志意矣有聽鳥以志候矣而復為是亭者
何蓋取劉蘊靈賦山齋之義而重有感於鼓柷之高風
焉故因以名夫亭也夫鳳不韜暉鵠不藏羽狎暱魚鳥
則弘濟之猷未協冥翳江海則長往之軌已淪矧夫
聖皇御宥驕胡不率公以韜鈴自雄於冀州櫛紆已露
降胡之兆矣衆方遲以屠裂康居虜伏昆彌奮戟鉤町

橫行氏棘九邊饗卧鼓之勲六鎮陳戢戈之頌而後遂
公之展効也迺寄情霞外栖迹山中如國何如望何喻
子曰吁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豈聞而久章者君
子之真也是故逢萌之迷而非迷君公之儉而非儉寓
心巖穴有和羨之抱焉託志畝畝有伐苞之斷焉古之
標偉烈而颺休聲宣遐威而勒豐功者未有不自逃隱
漫羨放浪廓落者以發其惰邑之氣而大有以噓舒之
也况公覽神理於象窮洞機變於鳩鬪適已志於魚膾

慰王心於鼇極塵累不能拘世趣不能攝入而咏滄浪
以枕流出而揚滄浪以濯世公盖有投機隨根之妙識
焉而於亭乎不孤矣夫固非衆人者之所可研尋也已
因系以歌曰結勢兮飄逸層氣兮縈紆吐納兮九河噓
吸兮五湖遨雲兮鯤鱗凌煙兮鳧雛蘆人兮來遊漁子
兮往驅羽客兮嘯傲禪伯兮懽乎四時兮綽約三山兮
姁媮混沌兮太始汗漫兮中區瀦靈兮匪英撫夏兮平
胡出處兮朗觀神魄兮訐訐

關武安王廟記

郡治西北隅故有關武安王廟當城之麓偏倉右不知
何許時創也歲久屋老湫隘不治時居邇徃徃感王夢
于髻稚于京輦于晉之路村願一葺焉未能也迺丁未
夏四月不雨五月不雨六月又不雨是為錢塘高侯冕
守光之明年也閔焉適索神不辭道里步以禱而加其
虔於王廟已果大雨四垆驩洽王之靈護居多侯曰忠
義民軌也弗揚則淹灾殄民厲也弗驅則傷驅厲于神

揚軌于吏政常也乃割倉之隙地若干弓捐奉若干金
為王廟弘焉因之郡學生張武輩益厥址房已成輩構
厥會里舍人閻偉劉昇輩董厥後巖者獻木壑者獻石
積者獻貲壯者獻力斲者獻巧巧者獻能嚴以像崇以
歿翼以廊重以門繚以垣民不病而望窳然異往格矣
侯之所以為兆人圖也蓋獲時宿心云廟告成僉謀紀
石徵言焉時因得而論曰漢運剝梳炎祚頽唐城烏宣
怨於童謠宮櫟徵亡於宦孽大廷虛器中區沸羨挾主
者無臣偽署者無君魏瞞陰賊吳堅亂雄智則有若或
攸勇則有若瑜肅莫不委伏臣妾於其間迷臭腥而墮
草壤颯回夜暗紛不知有朝且也王秉靈條若沐芳凍
川洞該麟史之畧冥會人心之天解梁奮拔涿鹿合并
叅真壁於亂珉識獨鶴於群鷄帝室之胃一見盟心躍
馬來龍長虹夜噴是故封還曹金橫刀拜書不為難謝
絕吳婚峻辭大詔不為險刺良誅丑禽德獵禁不為猛
征樊討襄指許顧洛不為異徙都之議操如喘鼠使天

假炎正則反德猶殘機爾夫何醜正惡直朋為禍匠域
射猪噬頓失隆勳君子于是飲泣于章鄉云雖然熊虎
奇氣單敵萬人義烈高風雄視三國世之魁傑推服王
者紛矣豈遂短謀取敗倒如陳胡曲儒之所妄疵也邪
蓋天下有大節是在我惟義焉天下有大運是在天惟
命焉商宗之世而傳說昌周宣之世而方叔強魯公之
不殞唐室之不陵岳飛之不死宋運之不替王之榮謝
漢寔系之漢興則王存漢已不執其謂王何是王之可
者我而不可者天乎可者義而不可者命乎是故來而
能人往而能神生而能英死而能靈歷代追秩

明朝渥典列祠于龍朔鯨浸廣祀于日域月窟無象無
不象無感無不感蓋英風積則颺正氣鬱則顯精多而
魂疆者變化之奧也昭天而在上者聖賢之餘也王之
所以百千萬年凜凜嶽嶽如生如見呼而答禱而應凡
以廟貌血食饗者定理也祭法也豈瀆與幻哉繫以侑
神之歌三章一曰維麗天兮星辰龜躔鶉次兮妖雲怪

氛王德燻閔以危魏兮千古仰爾靡淪二曰維麗地兮
山川風乖氣舛兮石泐波漩王祠璀璨以危鴻兮千古
妥爾靡遷三曰維麗人兮網常昏衢夢境兮貞彫元喪
王烈天矯以洪鬯兮千古賴爾靡忘

龍澗秀澗二橋記

歲己酉龍澗秀澗二橋成河上長老人狀來曰我壽有
正陽壽上腴也東有龍澗北有秀澗連秣陵引荆池接
燕齊控梁宋四達名鎮六蓼麗區蓋風輪霜蹄之湊煙

帆霧舶之依貨別隧分之巢金卮玉僕之淵也時或波
泛濤漲批岸衡隈馬牛莫辨蘆灰匪塞津多颶車之憤
人懷沉骸之悲徃徃為止者憂行者厄焉乃汝北人馬
君仲文望族也以貨雄淮康周登眺於玄渚混遊娛於
丹垠觀茲病涉感館人黃本澄之贊之也遂躍然施若
千金測水臬以結創二橋各用堅石有度厥道駘蕩厥
勢桔桀費罔官勞役罔農妨過者思蹟居者頌能凡以
便人人焉詎謂壽陽正陽壯哉已乎壽刺史栗侯以循

良馳芳三吳聞馬氏而義之謂其不可以無傳也願紀
焉以光不朽如何喻子曰嘻余故知馬君矣夫夏令闡
成梁之侯周制垂表道之文王政絲渺吏責威微是故
繕衆利者不在潛見察民患者不論遠邇厚蓄而深識
者厥維能散廣愛而遐敷者厥維能濟繁蕪之林有棲
羽之柯弘廓之谿有交蹄之巖璇臺流輝瑤泉引潤以
馬君而嗜修止德好施慕善諸嗣各蝨聚於門裔多賢
鵠立於膠序為二橋乎殊壤者斯其義槩云豈世之守貨
志物者倫邪君子于是趨粟侯之意銘曰維河湍悍維
涉惺盱推貨造梁大夫曰都馮菴雲含虎步風驅厓無
橫鑿澗有寧趨嶢嶢青崗崔崔黃岡撰辭告來用終爾
譽

九姓長官司修廟學記

西南夷以巴蜀諸司稱雄諸司以求寧宣撫司稱雄求
寧以九姓長官司稱雄九姓漢唐以來率氏類也元立
夷民羅党九人為總把故九姓云迨我

明皇帝敷佑極壤化軌大隆其司罔弗率俾官焉姓易
而仍故稱秩與鉅縣埒廟學之制同也然紅崖重嶮赤
水絕阻外迫六詔內錯三巴則耕棘之襟要而熊湘之
連絡矣刻木表信倚筭構居編髮跣足而魁結出入帶
刀弩以自衛所謂野朴苦惡之俗也舊學委廢士心痼
傷迺前巡按豐城鄔君懋卿按部之會移文於分臬慈
谿姚君如同欲修之而率俗演化也迺創議焉是為
上之念有九年也庫厯耗減難者久之鄔行又明年癸
丑得永寧稅課局無碍若干金以巡撫張公臬立紀樹
風偕巡按時允而葺理焉為殿為廡為堂為齋為櫺星
門為啓聖祠為敬一亭櫺各如制為教署公寢為倉廩
庖福櫺各以差而功告成飭狃撲之氣埃恢彫剝之臬
維刻漏層楹怒風來而匪撓飛堯靈潦淫雨流而不灌
華然土夷一壯觀哉分臬君屬以記也巡按時曰璿瑤
在山植則多潤璿瑰在淵崖乃不枯丹木毓於峯陽赤
鷲產於小華干羽之府興而士奮詩書之林蔚而民則

廟學其繫哲賢也深哉故道至孔子而極然功與后坤
昊乾並運矣遁七曜而陳六經剖魚腹而視羊肝窮三
怪之原識九尾之鶴辨肅慎之矢鑿栢蠶之災凡於善
吳客而對楚王仰鏡欽躅於萬世者夫豈迥絕性外也
邪訪弘問聃要之學焉洞厥靈衷已爾故曰好古敏求
盖其慎也元理無擇地元性無擇物東夷西夷舜文出
焉居而不陋聖人之常矣矧夫 皇化周溥訓道流昌
皞皞儒人憤踊何間於夷裔哉故觀廟堂車服禮器而
祇敬者太史公高山景行之心也說坤維文物之富有
洙泗風而無魏諸華者王龜齡之得於荒徼而颺言也
道匪殊致志在宜時果由此以振藻揚英也浸漸希企
之緒內則聖功焉外則王業焉合出處而通貫之惟夫
學焉已矣不則露肌以俟野繭枵腹以待旅穀者斯捐
本遂貨廢業干名之朋矣夫固非 熙朝嚮文列臺修
學之意也詩有之人各有心將為諸生望焉督是後者
瀘州經歷李孟巽上官任鈺教官郭汝藩也故並書云

臣

